

今夕何夕

甘 鹏

有一天,同事跟我说:“你以后进办公室以前,要用柳条抽打身体。”我一惊,怎么回事? “谁叫你一天到晚往那些地方跑呢。”原来她是在说我总去探访名人故居,或者墓地。不说我不觉得,她说了,一想,我这两年也是去了不少她说的“那些地方”。

去年在台北,借住在历史作家张典婉位于南港的家中,走两步就能走到胡适故居。他的小屋在他生前供职的中研院内。而他的墓地,就在一街之隔的一个小山丘上。借住的那段时间,我常常散步过去。不一定爬上山去,但从马路上往上望,望望那小亭下,长眠着的桀骜的胡适先生。

林语堂的故居,是在阳明山上。台北的朋友驱车带我去的。生与死的概念在林先生与他的家人眼里应该是前卫的,不然林语堂不会葬在了自家的院子里,然后家人又将房子院子一起捐给了公家。现在故居开发出了林语堂套餐、林语堂下午茶。那个下午,我吃着好吃的猪蹄,据说林家经常料理的菜肴,和朋友们聊着林语堂。一墙之隔的院子里,他长眠着,这算不算林先生倡导的“生活的艺术”?

邓丽君的故居在香港赤柱,我是一路按照卫星定位系统找过去的。路上遇到好几对说着上海话的拍婚纱照的新人,但就是找不到邓丽君的家。在我要放弃的时候,一个保安指给我路线。他说不时总有人找过来的。于是,邓丽君离开人世快 20 年之后,我来到了她昔日赤柱的家——但只是遗址,当年她的小楼已推倒。重建起新楼,却也没有人住。我在那楼下放了首《何日君再来》。拍了照片,在微信朋友圈,邓丽君生前的好友麦灵芝留言说:谢谢。我自己也被自己感动了。

凤飞飞的故居是最近去的,在台湾的大溪,一个小小的小镇。凤飞飞的家在一座庙宇的后面。那房子久已没人住了,但歌迷在那贴了凤飞飞的照片。矮矮的屋子外有口水井,就和中国许多南方小镇的生活环境一样。再大的人物也是寻常巷陌走出来的;再大的人物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安排。

林黛的墓是和她的干女儿冯宝宝一起去的。林黛自杀在 50 年前,然后葬在了香港跑马地——当初是郊区,如今已成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。长眠的人不会知晓世间的起落了。冯宝宝告诉我:林黛并不想死,但一时之气,就走了。我们给林黛扫墓,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路过看到,也驻足,添上一朵花,感慨两句话。50 年前他们都是极年轻的人。现在也都老了。林黛不需要老去,但她也没有机会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了。

你总去这些地方,你不怕吗?有朋友这样问我。我说:为什么要怕呢?这些人都是美好的人。他们的文字,他们的思想,他们的形象,都是让我欣赏的。那些熟悉的陌生人,他们的故事已经定论。安静地在那里等着我去走近,去思考。我喜欢林黛墓地外的那两句对联:“今夕吾躯归故土,他朝君体也相同。”

电影《整容日记》里有这样一个细节:隆胸的女主角白百合,一觉醒来,前胸的乳房竟然跑到了背上。不料,这一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再现。广西女子田慧在 12 年前,为挽回出轨丈夫,而到一家小型的整形机构注射奥美定丰胸。今年 3 月,田慧突觉胸部发

今宵打谜 林佐明 顿悟 (三字新词语) 昨日谜面:业务包给他人做 (下楼格,四字常言) 谜底:发生意外(注:按格法,作“生意外发”扣面)

每当走过怒江路金沙江路北面的华联超市门口,总能看到上街沿坐着十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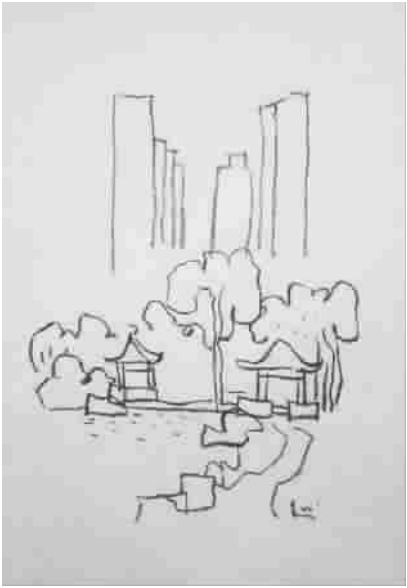
位白发老人(多为男性),有的自带凳子,有的拿张报纸,垫地而坐。有的观赏街景,有的手捏核桃,有的促膝聊天,有的闭目养神,等等。他们不管酷暑盛夏,还是天寒地冻,除了落雨风雪,天天如此,从不间断。有次,我不揣冒昧,走过去问他们:“老先生,你们不冷吗?”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没啥事体,坐在这里解解闷。”有的说:“我们居委会

有老年活动室,但不开门。”这恐怕不是个别现象。有些居委会是有老年活动室,有专人值班,天天

电话里向父亲抱怨,说两岁半的儿子脾气见涨,想吃什么必须立即奉上,片刻都等不得,否则就要大哭大闹。父亲沉吟着:“这倒要好好考虑一下——”我以为他会说给孩子做规矩之类的话。谁知他老人家说下去:“——以后家里零食一定要备足,别让宝宝哭,要把喉咙哭坏的。”我只好闭嘴。

在教育孩子问题上,人容易犯两个错误:一、觉得自己孩子是与众不同的,二、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。描述起来就是,癞痢头儿子自己好,怎么看怎么顺眼。而作为家长,在没有试过之前,看见别人教育孩子有这样那样的失误,便觉得自己将来是肯定不会的,自己教育孩子肯定是相当的有一套。

这种把孩子理想化,以及把自己理想化的思路,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有过。人的一生,主观情绪不见得时常会有,但毫无疑问,在教育孩子这层上,真正做到客观理性的人只怕不多,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孩子之于一个家庭来说,无异是平地里升起的大太阳,光芒四射,引得全家人都要亦步亦趋。孩子自然不是十全十美的,但家长的眼睛往往能够去芜存



牡丹园新旧相间,如一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版图上。 春暖花开,莺歌燕舞,宛若世外桃源。

李磊画语

块、变形和移位等,严重者需要切除乳房。注射过奥美定的患者做取出手术时,必须经过严格的手术前检查,排除其他疾病后,才能实施取出手术,必要的时候还需要联合内、外科进行会诊。因为奥美定一旦和人体组织粘连在一起,不可能全部清除干净。若是取出不合理、不彻底,还会造成二次伤害。为了保障您的生命安全,一定要及早取出。(作者为解放军 455 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)

曾经,“到农村去”是那个时代的口号;如今,它却成了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。退休以后,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要带领全家自驾车去苏、浙、皖一带的乡村走走看看,观赏田园风光,品尝特色菜肴,体验农家生活,感受农村的生态和谐,可以说是上了瘾。

曾到过宜兴张渚的一个山村,我们全家五口住进了一户姓陈的农家,主人是个清瘦憨厚的乡村老农,他拿了几把竹椅招呼我们坐下,又泡了几杯热茶,笑了笑就转身到屋后的竹林里挖笋去了。没有繁文缛节,完全是农民式待客,让人感受到山里人的真实和淳朴。

我坐在院落里四周观望,这家也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农户了,五上五下的大楼房,两边还有几间厢房,农舍院墙用大块石头垒成,宽宽的门口用柴草垒就的尖顶雨篷,极富农家气息。院门左

菁,筛选下最可观的那部分。别家孩子会犯的错误,自家孩子也会犯。在家长眼里,自家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,即便真的犯了错,也是可爱和完全值得原谅的。——道理

那些周而复始的爱

滕肖澜

很简单,大多数人会犯的错,如何保证你不会犯?我的父母,当年在教育我与妹妹的时候,也是相当一板一眼的。在我生下儿子之前,他们曾信心满满,绝不会溺爱孩子,“我们是很讲原则的”。但事实是,没有一个溺爱孩子的家长是抱着“溺爱”的想法去溺爱的,他们只是水到渠成般地做着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事。而在旁人看来,便是不折不扣的“溺爱”。

于是周而复始。今天感慨着父母过分宠爱第三代的我们,想必有朝一日,也会成为这样的祖父祖母辈。子女未必尽如人意,在他们身上存的遗憾,便会想方设法在第三代上圆梦。每个人都是下一代的镜子,也是影子。这便是人生。人生的每一个阶段,不管怎么挣扎,我们总是那么按部就班,该犯错的时候犯

一脸愁容的吕女士找到我,向我诉说因女婿沉溺网络,小夫妻快闹到分手的地步了。吕女士是个单亲家庭,有一个宝贝女儿,快 30 了,为女儿的亲事她操够了心。2012 年经好友介绍,女儿与现在的女婿小赵相识。小赵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。第一次见到小赵,高高的个子,清秀的脸,羞涩地低着头。见小伙子忠厚老实、话语不多,吕女士心生怜惜。见小赵身体单薄,她先是出钱为小赵进行体检,考虑到小赵生活艰难,去年吕女士就一手操办帮女儿办婚事,在众朋友的帮助下,没有亲家参加的婚事办得热热闹闹、喜气洋洋,小赵自然对丈母娘感谢不尽。

为了照顾小夫妻的起居,吕女士让他们住进自己的家。女婿身体单薄,吕女士天天不是清蒸鸽子就是水煮鹌鹑,恨不得把女婿喂成个大胖子。女婿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玩游戏,起初,小夫妻俩都有玩游戏的嗜好,相互也能适应。不久女儿有孕在身,加上妊娠反应,不仅不能陪丈夫玩游戏,还时不时需要丈夫照顾。对妻子的要求,小赵总是一边答应,一边继续玩游戏,而且每天要玩到深更半夜。一次妻子呕吐不止,痰中还带有血丝,想让小赵削个苹果,小赵口中答应却仍然自顾自玩游戏。忍无可忍的女儿只能向妈妈告了状,吕女士心疼极了,是一心疼女儿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女婿不懂事,不尽责丈夫之责。二是心疼女婿太不注意身体,经常熬夜会影响健康。吕女士第一次训斥了女婿,见丈母娘发火了,女婿有所收敛。但好景不长,没过多少日子又故伎重演。吕女士又气又怒对着女婿发了狠话“如果你再沉溺网络,干脆离婚”。以后女婿虽然表面上不打游戏了,但乘妻子熟睡后就躲在被子里玩,而且经常玩通宵。焦虑至极的吕女士找到我,向我大倒苦水,问

错,该警醒的时候警醒,该努力的时候努力,该放下的时候放下。记得读中学时,常喜欢买灰色的衣服,试图把自己打扮得更成熟些。倘若有人推荐我明艳童真的服饰,便会打心底里排斥,觉得肤浅、小儿科。但现在才知道,过了那个阶段,便再也找不到理直气壮穿着绿的理由了。不管是肤浅还是小儿科,其实都该试上一试的,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,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,当奔四的我望着橱窗里的大红衣服而没有勇气穿上时,内心深处便知道,有些东西是真的错过了。然而,如果我把这种遗憾讲给正值青春的小表妹听,势必又会换来她的不以为然。好吧,该错过的时候错过,该后悔的时候后悔,——否则就不是人生了。

让天底下的外公外婆尽情地宝贝外孙吧。正如我在一篇小说里所写:“昨天是今天,今天便是明天,明天又是昨天。日子是打着圈过的。”

时光无法倒流,但爱可以无止境地来来回回、周而复始。

我怎么办? 我告诉她大凡沉溺网络的“网虫”绝大多数是心理问题。第一类是平时缺少关爱,只能从网络中寻找慰藉;第二类是性格内向有社交障碍;第三类是精神问题。我分析小赵可能属于第一类与第二类,与父母去世有关。吕女士恍然大悟,她告诉我,在小赵初中时父亲因病去世,母亲就一直郁郁寡欢,不久竟割腕自杀。一个月不到就失去两个亲人,对小赵的打击可想而知。在母亲的追悼会上,小赵没有一滴眼泪,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“早知道这样,你们干什么要生我。”原本和和美美的一家人一下子只剩下小赵一人,一夜之间小赵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,加上性格内向,平时也不善与人交流。从此以后他就沉溺网络,每天与电脑“交友”,饿了啃点饼干,再不就是方便面,她可以在盛夏玩游戏玩得一个星期不换衣服,不洗澡。吕女士还记得第一次到小赵家里时的情景,满屋是灰,遍地扔的饼干盒、方便面筒、饮料瓶。当时吕女士并没有在意,以为单身男子没人收拾。经我的点拨,吕女士似乎找到了女婿沉溺网络的原因。我建议她带女婿找心理医生治疗

一下,平时多给他点爱,告诉他现在已经是做丈夫了,马上又要当爸爸了,应该要懂得担起责任。她点头应允了。二个月后,吕女士高兴地告诉我,在家人的关怀下,经过心理医生的调适,现在小赵已经完全可以控制上网的时间,而且也能帮忙料理家务,关心妻子。青年人沉溺网络已经不在少数,因沉溺网络而引发的家庭矛盾、夫妻纠纷在年轻夫妇中也时有发生。网络游戏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,如果说婚前沉溺网络,那么成家后就应该逐步戒掉,因为成家后角色转换,应该要对家庭负责,对婚姻负责,这也是对自己负责。

柏万青 柏阿姨说事

边是石头围墙的羊圈,右边是一块用竹篱笆围起来的菜园,灶房外边整齐地堆放着柴垛,门前是一大片水稻田,屋后是竹林,同连绵不断的大山相连。小孙子从

小在城镇长大,连牛也没见过,进村后一路上不停地叽叽哇哇乱叫,一下车又忙不迭地与主人的孙儿和牛照相,接着就拉着小伙伴跑到前面的稻田边看水车去了。这一天,我们在荷塘里捉鱼,到山坡上采野菇,到竹林里挖冬笋,在菜园里拔萝卜,其乐融融。

到乡村旅游,不但可以呼吸到乡野的新鲜空气,一饱眼福,还可尝野味,喝米酒,吃灶头上烧出来的香喷喷米饭,享受在城里享受不到的口福。记得有一次我们住在安吉一

到农村去

曹乾石

户农家,主人十分热情好客。夜幕降临,主人就端出用柴火烧制的一桌菜招待我们,满桌大碗皆出自农家的大门前景,有炒青菜、烧南瓜、炖鸡汤、小葱炒鸡蛋、油焖笋、红烧鱼、酱蒸鸭及我最爱吃的煮嫩玉米。刚入座,主人又捧着酒坛子给每个人倒酒边介绍:“自家酿的米酒,好喝不醉人。”天黑了,主人打开屋里的白炽灯,在寂静的乡村夜色里,大家无拘无束开怀畅饮着米酒,主人讲着山里人的生活习俗,这情景让人感受到孟浩然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的韵味。

夜深了,我站在院中,月向西沉,万籁无声,看着这朦胧寂静的乡野,这山这水,这田这树,这天地之间的万物生灵,仿佛都在窃窃私语互相诉说着各自的故事。当人们亲近自然时,便能得到自然的回报。这一夜,常失眠的我,睡得很沉、很香。



夜光杯

丈夫沉溺网络怎么办?

柏万青

